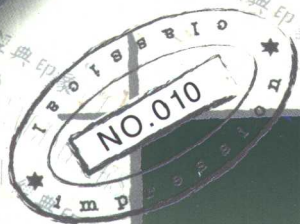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屠格涅夫小说

CHULIAN

初恋

●黄伟经 力冈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屠格涅夫小说

CHULIAN

初恋

●黄伟经 力冈
姚锦镛 沈念驹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 马

封面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恋/[俄]屠格涅夫著;力冈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500-3

I. 初... II. ①屠...②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864 号

初 恋

[俄]屠格涅夫 著

黄伟经 力 冈 译

姚锦镛 沈念驹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00—3/I·1341 定价:11.00 元

编辑手记

屠格涅夫长期侨居国外,却无时不在关注国内的一切,所以有了享誉世界文坛的六部纯俄罗斯的长篇小说。中国读者知道最多的恐怕也是这六部长篇,尤其是其中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然而他的成名恰恰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正是短短九千字的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使屠格涅夫由诗人一跃而为小说家,并在当时文坛一举成名;他的创作风格亦随之而变。小说问世至今已有一个半多世纪,而它的魅力依旧不减当年,个中原因读者不难领悟。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以爱情为题材,且往往以悲剧性结局告终。这看似一个千篇一律的俗套,其实不然。每当我们读罢一篇掩卷之时,总有一种深深的惆怅和淡淡的哀愁萦回心头,久久挥之不去,而对每篇的回味又是各不相同的。《阿霞》中的H只是由于关键时刻的一丝犹豫,铸成了终身憾事。纵然他长期追寻心爱姑娘的踪迹,终无所获。小说结尾那一段H的自叙,表露了内心深沉的伤痛,读之不禁泫然。早恋也是小说中并不鲜见的题材,然而《初恋》中的“我”却从独特的视角叙述了一个早恋少年的心路历程,而那戏剧性的结局——所爱的竟是父亲的情人,却具有作者浓重的自传色彩,这就使小说更具引人入胜的魅力了。

“经典印象”书目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小说)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小说)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小说)
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爱伦·坡小说)
黑暗深处(康拉德小说)
狐(劳伦斯小说)
都柏林人(乔伊斯小说)
圣诞颂歌(狄更斯小说)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羊脂球(莫泊桑小说)
卡门(梅里美小说)
最后一课(都德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小说)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
变色龙(契诃夫小说)
初恋(屠格涅夫小说)
摩哈摩耶(泰戈尔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
高尔基散文
卡夫卡散文
劳伦斯散文
泰戈尔散文
尼采散文

第二辑

教长的黑面纱(霍桑小说)
一则神话(纳博科夫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小说)
来日的父亲(索尔·贝娄小说)
雨(毛姆小说)
儿子的否决(哈代小说)
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格林小说)
墙上的斑点(伍尔夫小说)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多·莱辛小说)
茶花女(小仲马小说)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小说)
法尼娜·法尼尼(司汤达小说)
侯爵夫人(乔治·桑小说)
局外人(加缪小说)
墙(萨特小说)
死神驾车(尤瑟纳尔小说)
变形记(卡夫卡小说)
米佳的爱情(萧宁小说)
舞会之后(托尔斯泰小说)
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安德列耶夫小说)
伊泽吉尔老婆子(高尔基小说)
番石榴手镯(库普林小说)
红木(皮利尼亚克小说)
西西里的柠檬(皮兰德娄小说)
玫瑰角的汉子(博尔赫斯小说)

經典印象

主編
宋兆霖



CLASSICAL IMPRESSION

目 录

- 阿霞 / 1
彼图什柯夫 / 49
霍尔和卡里内奇 / 95
幽会 / 107
初恋 / 116
译后记 / 189

阿霞

那时候我二十五岁光景，(HH 开始叙述)，你们都知道，那是早已过去许多年的事了。我刚挣脱家里的束缚，就去国离乡到了海外，这倒不是像当时流行的说法那样，为了“修完我的学业”，我不过潜意识里想看看人间世界。我身健体壮，正当年少，愉快潇洒，也不愁缺钱少用，而且还用不着操什么心，——我毫无后顾之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而言之，正在兴旺时期。我当时压根儿想都没有想过，人不同于植物，是不可能青春永驻长荣不衰的。青春年华正在品尝镀金的蜜饼，还以为这本是天经地义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你要为一块小小的面包而苦苦奔波乞求。不过说这些干吗呢，没必要。

我漫游四方，毫无目的，也无计划；只要喜欢，我就会随处驻足，小作逗留，一旦我觉得想要见识见识新的面孔——就是人，我就立刻启程赶路。惟有人才使我感兴趣。我讨厌那些令人好奇的文物古迹，精致美妙的收藏品，旅途上临时雇来的导游总是那副千人一面的神气，使我孤寂无聊，引起我的反感。德累斯顿的“格留恩·盖沃尔贝”^①几乎令我精神失常。大自然尽管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我却不喜欢所谓的湖光

^① 系德文 Grün Gewolbe 的俄文译音，意为“绿色拱廊”。德累斯顿历史上曾为萨克森王国首都，此指王室城堡内一套珠宝制品的名称。

山色，奇峰异岭，悬崖峭壁和急流飞瀑；更不愿让观赏自然风光成为一个累赘，妨碍我的自由。不过面孔，活泼生动的人的面孔——人们的容容笑貌、言谈举止，这才是我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在稠人广众之中我总是觉得轻松愉快；别人往哪儿走，我也跟着去，别人高声大叫，我也跟着喊，这样我才高兴，同时我还喜欢看别人叫喊的样子。观察别人使我感到其乐无穷……其实我简直不是在观察，而是怀着欢欣万分和不知餍足的好奇心在仔细地审视。看，我又扯得离题了。

就这样，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莱茵河左岸的一座德国小城3城住过一段时间。我正要找个地方单独清静清静；我刚被一个在矿泉区认识的年轻寡妇刺伤了心；她十分漂亮，绝顶聪明，逢人就卖弄风情——对我这个孽种也不例外——起初她甚至使我信心十足，后来却残忍地伤害了我，撇下我去跟一个面色绯红的巴伐利亚中尉相好。不过话要说回来，我心头的伤痕并不太深，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让自己有段时间沉浸在忧伤和孤寂之中——对青年人来说什么事不能消愁解闷呢！就这样我在3城住了下来。

我喜欢上了这座小城，因为它坐落在两座高的小山脚下，有颓败的城墙和钟楼，还有几百年的椴树，一座跨在莱茵河清澈的支流上的陡桥，主要的还因为此地有一种上好的葡萄酒。傍晚，当太阳一下山（故事发生在六月），便有容貌姣好、头发浅淡的德国女子沿窄小的街道信步溜达，遇见外国人就用动听的嗓音说上一句：“晚上好！”^①其中有些人甚至到月亮在古老房舍尖尖的屋顶后面升起，铺砌街面的小石块在静止的月光下历历可数的时候，还迟迟不肯离去。这种时候我爱在城里溜达；月亮仿佛从明净的天空凝视着小城；而小城也仿佛感觉到了这目光，显出心领神会、宁谧安详的样子，让自己沐浴在月光里，沐浴在宁静平和、同时又叫人心里暗暗激动的月光里。高高的哥特式钟楼顶上的金鸡雕塑闪耀出淡淡的金光，河里黑黢黢的水流也泛起同样金光闪闪的

^① 原文为德文。

粼粼波光。石板屋顶下一个个窄小的窗户里昏暗地点燃着细细的蜡烛（德国人是精于持家的！），葡萄藤从石头围墙后面神秘地伸出蜷曲的蔓须；三角形空地上一口老式井台边的阴影里有东西一掠而过，蓦然间巡夜的更夫吹起一声睡意朦胧的口哨；温顺的狗发出低声的抱怨；空气不停地抚摸着人的面孔，椴树散发出强烈的香味，使人不由自主地一阵深似一阵地呼吸，于是一声“葛丽卿”^①，——既不像赞叹，又不像发问，就脱口而出了。

3城距莱茵河两俄里地。我常去观赏这条气势不凡的河流，久久地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栲树下，一张石椅上，对那个狡猾的寡妇神思遐想，不免心潮起伏。透过栲树的枝叶，忧郁地露出一尊小小的圣母雕像，圣母的脸面几乎是孩童般的，胸口有一颗被几把剑刺穿的红心。河对岸有一座城市Л，比我住下来的那座城略大一点。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心爱的椅子上，时而看着河水，时而仰望天空，时而眺望葡萄园。我的面前，搁着一条拖上了岸的小船，上了油的船肚子向天翻看，一群浅色头发的男孩子攀住了船的两边向上爬着。河里的船只张着微鼓的风帆静静地驶去；碧绿的水浪，轻轻地掀动、呜咽着从船边滑过。突然，一阵乐声传到我的耳边，我便侧耳谛听起来。Л城里正在奏华尔兹舞曲；大提琴时断时续地响着，小提琴隐隐约约，鸣声幽咽，长笛吹得正欢。

“这是在干什么？”我问一位向我走来的老人，他身着一件波里斯绒布背心，脚穿一双蓝色长统袜和带环扣的低帮鞋。

“这呀，”他在回答我之前先将烟斗的咬嘴从一边的嘴角换到另一边，“是B城的大学生来这儿参加可梅尔施^②。”

“那我倒不妨去见识见识这个可梅尔施，”我思忖着，“再说我还没到过Л城呢。”我找来摆渡的船夫，便动身去对岸。

①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爱上浮士德的女人。

② 德语 Kommers 的俄语音译，系学生团体的酒会。

二

也许不是随便哪个人都知道可梅尔施是怎么个样子的。这是同一乡里或团体(同乡会^①)的大学生团聚的一种别具一格的隆重酒会。几乎所有参加酒会的人都穿着早已约定俗成的德国学生装:匈牙利骠骑兵服,大靴子和带有一定颜色帽圈儿的小帽子。通常在正餐开始前学生们在一位先生——即会长的主持下汇集起来,于是宴饮达旦,又喝又唱,唱《国民之父》^②,唱《让我们乐吧》^③,抽烟,咒骂凡夫俗子;有时他们还雇佣乐队。

在J城一家挂有太阳招牌的不太大的旅馆前面,一座园门向街的花园里,举行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酒会。旅馆和花园的上方飘扬着旗帜;大学生们在一棵棵修剪过的椴树下傍桌而坐;一张桌子下面躺着一条大叭儿狗;旁边,一座爬满常青藤的亭子里乐师们在卖力地奏乐,不时喝几口啤酒提提神。街上,花园矮墙的前面汇聚了许许多多的人;J城善良的市民们不愿意错过一睹外乡来客的机会。我也混进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这些大学生的面容我感到高兴。他们的拥抱,欢呼,青年人纯真无邪的亲昵,热情的目光,无端的笑声——人世间最美好的笑声,所有这一切年轻、新鲜、融融乐乐的欢腾场面,这一往无前——不问前方何处,只求奋勇向前——的激情,这温厚善良的潇洒风度,使我深受感动,激得我心里痒痒的。“我是否也加入到他们中间去?”我对自己说……

“阿霞,你看够了吗?”突然我背后传来一个男子用俄语说话的声音。

“再等一会儿。”另一个声音,一个女子的声音用同一种语言回答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原文为德文,《国民之父》系古老的德国歌曲。

③ 原文为拉丁文。《让我们乐吧》系一首古老的拉丁语学生歌曲。

说。

我迅速回过头去……我的目光落在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身上，他戴一顶鸭舌帽，穿一件宽松的短上衣，一手挽着一个个头不高的少女，那少女戴一顶宽檐草帽，脸面的上半部都叫帽檐给遮了。

“你们是俄罗斯人？”我情不自禁地脱口问道。

年轻男子莞尔一笑，说道：

“不错，是俄罗斯人。”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刚开始说。

“我们也没有想到，”他打断我的话，“那有什么关系呢？不是更好吗？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加京，这位就是我的……”他犹豫了一下，“我的妹妹。请问您的大名？”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便聊了起来。我得知加京也和我一样，为了消遣而出来旅行，一个星期前来到J城，就耽搁了下来。说实话，我可不喜欢在国外结交俄国人。根据他们走路的样子、衣服的式样，主要的还是根据他们的脸部表情，即使老远我也能一眼认出他们。他们这种自满自得、傲视一切、经常颐指气使的神情突然之间会变换成一副谨慎、胆怯的表情……一个人一眨眼就浑身警觉起来，眼睛惶惑不安地扫来扫去……“天哪！我可别说错了什么，他们该不是在嘲笑我吧！”这匆匆扫过的目光仿佛这样说……过了一袋烟的工夫——又恢复了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有时又变成一副迟钝困惑的样子。所以，我避免和俄国人打交道，然而加京却让我一见倾心。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面容：谁见了都乐意，这些面容仿佛给您以温暖，给您以爱抚。加京所具有的正是这样的一副面容：亲切、和蔼，长着一对温和的大眼睛，一头柔和的鬈发。他一张口说话，即使不看见他的脸部，单凭那嗓音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

被他称为自己妹妹的少女，我一眼看去就觉得非常漂亮。她那张略显黝黑的圆脸，长着一个细巧的鼻子、几乎稚气未脱的面颊和一双水灵灵的黑眼睛，那张脸的气质里蕴藏着某种她自己特有的东西。她体态优

雅，但似乎尚未充分发育。她长得一点不像她的哥哥。

“您愿意顺便去我们住处吗？”加京对我说，“我觉得德国人咱们已经看够了。要是换上咱们的人哪，恐怕玻璃也给打破了，椅子也给折断了，可这些人啊，实在太文气了。你看怎么样，阿霞，咱们回家好吗？”

少女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城外，”加京继续说，“葡萄园里，一所孤零零的小屋子里，在山上。我们那儿美极了，去看看吧。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做酸奶。现在眼看着天要黑下来，您可以乘着月色去渡莱茵河。”

我们就出发了。经过低矮的城门（小城四周是一座卵石铺砌的古老城墙，连女墙上的射孔也还没有完全崩塌），便来到城外的田野；沿一道石砌围墙走过一百来步，我们就在一扇窄窄的篱门跟前停住了脚步。加京打开篱门，领我们沿一条陡峭的小道走上山去。路的两旁，一层层台地上长着葡萄；太阳刚下山，淡淡的红光还残留在绿色的藤蔓上、高高的支架上、铺满大小石板干燥的土地上、小屋的白墙上；这间有黑色斜梁和四扇明亮小窗的小屋，就坐落在我们攀登的这座小山的山顶。

“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刚走到小屋跟前加京就大声地说。“看，房东太太拿牛奶来了。太太，晚上好！^①……咱们马上开饭；不过，”他补充说，“您先四面看看……景色怎么样。”

景色确实美极了。莱茵河横在我们面前，夹在翠绿的两岸之间，浑身披满银鳞；河上有一处铺着一道残阳，殷红似火，金光闪闪。傍岸而筑的小城将自己的屋宇和街道和盘托出；山峦和田野连绵不绝，美不胜收。山下固然风景如画，山上则更见佳妙；尤其叫我惊异的是天空竟那么清洁明净、深邃无底，空气也竟那么闪闪有光、清澈透明。新鲜、轻盈的空气在静静地轻摇曼曳，荡起阵阵波浪，似乎它也觉得在高空更加逍遥自在。

^① 原文为德文。

“你们拣了个好住所。”我说。

“是阿霞找到的，”加京回答道，“来，阿霞，”他继续说，“你来吩咐吧。让把饭菜都端到这儿来，晚饭咱们在露天吃。这里听音乐更清楚些。您有没有发觉这一点，”他转过来向着我补充说，“有时候华尔兹舞曲近听起来怎么也不对劲——声音既庸俗又粗鲁，可是远听起来，好得出奇！所有富有浪漫色彩的琴弦就这样在您心里轻轻地颤动。”

阿霞（她的本名是安娜，但是既然加京叫她阿霞，那就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她吧）——阿霞于是走进屋去，不久就和房东太太一起走了出来。她们俩一起抬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有一罐牛奶、盘子、匙子、糖、浆果和面包。我们就了座，开始用餐。阿霞摘去了帽子，她那一头黑色的秀发修剪和梳理得像个男孩，大绺大绺的鬃发披到颈项和耳边。见到我时开头她很腼腆；但是加京对她说：

“阿霞，够了，干吗缩头缩脑的！他不咬人。”

她露出了笑容，不久便自动和我说起话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一刻也不知安宁，老是站起来跑到屋去，又跑回来，轻声哼着歌曲，常常笑着，笑的样子又挺怪：她笑，似乎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话，而是因为钻进脑子里的各种念头。她那双大眼睛看人的时候直截了当、炯炯有神、毫无惧色，然而她的眼睑有时会轻轻地眯起来，这时目光会一下子变得既深邃又温柔。

我们闲谈了两个来小时。白昼早已消歇，就是傍晚也在悄悄地融化，起先晚霞似火，布满天空，继而晴空如洗，遍地红光，接着逐渐苍白暗淡，化成茫茫夜色。然而我们的闲聊依然在延续，犹如周围的空气一样地平 and 温馨。加京吩咐端上一瓶葡萄酒；我们悠闲自得地品味着。音乐依然飘入我们的耳际，令人更觉甜美、温柔。城里和河岸上都上了灯。阿霞突然低下头去，这样鬃发便垂下来遮住了她的双眼，她不再说话，叹了口气。后来她对我们说想睡觉，便进屋去了。可是我却看见她久久伫立在没有洞开的窗前，也没有点燃灯烛。终于一轮明月升空，开始将月华洒遍整条莱茵河；万物照亮了，变暗了，改变了，就是我们那有棱角

的玻璃杯里的酒也闪耀出神奇的光彩。风儿仿佛垂下了两翼，变小了，止息了。地面上散发出夜间芬芳馥郁的暖气。

“我该走了！”我大声说，“要不，怕找不到渡工了。”

“该走了。”加京也这样说。

我们沿小道下山去。忽然后面滚来几颗石子：是阿霞追赶我们来了。

“你怎么没睡？”哥哥问她，她却一句话也不答理，从我们身旁跑过去。

旅馆花园里，学生们燃点的最后几盏行将燃尽的灯火从下面照亮了树叶，使这些树叶平添了一种喜庆和奇幻的景象。我们在河边找到了阿霞，她正在跟船夫交谈。我跳进小船，便和新结识的朋友们道别。加京答应明天去看我。我握过他的手，又把手伸给阿霞；可是她只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小船离了岸，沿急湍的水流驶去。船夫是个精神爽朗的老头，用力把桨划入漆黑的水中。

“您驶进了月亮的光柱，您将它搅碎了！”阿霞大声向我喊道。

我垂眼望去：小船四周荡漾着黑魑魑的波浪。

“再见！”再一次传来她的声音。

“明天见！”加京接着她说。

船靠岸了。我跨出小船，回头望了一眼。对岸已看不见一个人影。月亮的光柱依然如一条金桥横跨整个河身。古老的拉奈尔^①华尔兹舞曲的乐音仿佛也涌来向我道别。加京的话没错：我觉得我的每一根心弦都已颤动起来，去应答这令人神往的乐音。我穿过夜幕下的田野往回走，舒缓地呼吸着芬芳的空气，回到房里的时候浑身软绵绵的，在漫无目标、漫无止境的期待中，心里充满了陶然忘我的甜蜜。我感到幸福……然而为什么我是幸福的呢？我什么也不想要，我什么也没有想……我是幸福的。

^① 拉奈尔(1801—1843)，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华尔兹舞(一种新式舞蹈)的创始人。

由于过分愉悦、轻快的心情，我忍不住想笑，我一头钻进了被窝，刚要合眼，忽然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整个晚上我竟然一次也没有去想念那位冷美人……“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扪心自问。“莫非我坠入了情网？”然而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似乎立刻进入了梦乡，就如婴儿在摇篮里一般。

三

翌日清晨（我已经醒来，但是尚未起身）我的窗下响起了手杖的橐橐声，同时传来了歌声，凭声音我一下子听出是加京在唱：

你还睡着吗？我要用吉他
将你唤醒……^①

我赶紧给他开了门。

“您好！”加京进来说，“我一大早来打搅您，可是您看看，早晨天气多好。空气新鲜，露水满枝，云雀唱得正欢……”

看他那一头很有光泽的鬃发、不系领结的脖子，红润的双颊，他本人就像清晨一样新鲜。

我穿好衣服；我们走进小花园，在长凳上坐下，吩咐端来咖啡，便开始聊天。加京向我谈了自己未来的计划：他有一份像样的产业，用不着依靠任何人，所以想献身绘画事业，只是惋惜自己觉悟得太迟，许多时间白白浪费了。我也说了自己的打算，顺便也向他吐露了我那情场失意的隐秘。他体谅地听完我的叙述，但无论如何，我发觉我激不起他对我的深切同情。出于礼貌，加京只附和地叹了一口气，便建议我到他寓所去看他的画稿。我当即同意了。

^① 引自普希金 1830 年的抒情诗《我在这里，依聂西里娅》。

我们没有遇见阿霞。听房东太太说她到“废墟”去了。离 J 城大约两里地有一座封建时代的城堡遗址。加京向我展示了他的全部画稿。虽然这些画里，含有丰富的生活和真实，还有一种狂放、旷达的意境，但却没有一幅画是画完的，我觉得他画得随便，也不准确。我坦诚地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是的，是的，”他叹口气接着我的话说，“您说得对，这些画都画得不好，也不成熟。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像模像样地学过，而且让我那该死的任意放纵的斯拉夫脾气占了上风。在你想着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你会像鹰一样展翅奋飞：这时似乎大地也被你推动了——但一旦做起来，马上就虚弱无力，疲惫不堪了。”

我想鼓鼓他的气，可是他却挥了挥手，收起他的画稿，抱起来扔到了沙发上。

“只要有恒心，兴许我能干出点名堂来，”他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说，“要是缺乏恒心，那我只好仍旧做我的贵公子了。咱们找阿霞去吧。”

我们出发了。

四

通向废墟的道路，蜿蜒在一条多林的窄小谷地的斜坡上；谷地的底部奔流着一条溪涧，溪流飞溅着越过块块岩石，仿佛急匆匆地要赶去和群峰壁立的山岭连成的幽暗屏障后面，那条悠闲地闪着光的大河汇合。加京要我留心观赏阳光下几处赏心悦目的地方；听他说话的口气我觉得他即使不是个风景画家，也有几分艺术家的气质。不久一座废墟展现在眼前。光秃秃的山巅耸立着一座四角方方的塔楼，整个塔身已经发黑，还挺结实，不过已出现一条纵向的裂隙，仿佛刀劈一般。布满苔痕的城墙与塔楼相衔接；有的地方爬满了长青藤；弯弯扭扭的小树从灰色的女墙和坍塌的拱顶上悬挂下来。石铺的小道直通残存的楼门。我们走到门前时忽然前方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迅速地跑过一堆废墟，来到悬崖